



江寒汀畫集  江寒汀畫集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江寒汀畫集

李卓雲 鴻 飛 編

江寒汀画集

编者：李卓云 鸿 飞

责任编辑：袁春荣 装帧设计：陆全根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8 印张 18

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22-1023-5/J·962

印数：0,001—3,000

定价：172.00元



江寒汀（一九〇三——一九六三年）

老畫家江寒汀先生逝世已二十七載，哲人其萎，音容宛在。現在，他的親屬和門人，要給他出版一本畫集，以紀念他的生平，流布他的藝術，要我們兩位老友寫一點卷頭語，這是完全應該的。返思逝去的歲月，實多感慨。

一九八〇年，邵洛羊在主持《中國美術辭典》編輯工作時，親自撰寫了《江寒汀》條目，全文如下：

“江寒汀（一九〇三——一九六三）現代畫家。名上漁，以字行，江蘇常熟人。十六歲從同里陶松溪習花鳥畫，曾任教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。二十八歲開始賣畫為生。建國後為上海中國畫院畫師。因縱觀宋元名迹，悟其謹嚴放縱之情，藝益進，對雙鉤填彩，沒骨寫生，均所擅長，尤善描繪各種禽鳥，家中養過許多鳥獸。風格近清代華岳一路，筆墨老到，色彩明麗，形象生動，構圖穩健，嘗繪百花百鳥圖卷二十餘丈，俱見功力。對虛谷、任頤的畫風深有研究，偶而仿製，幾可亂真。曾力主變法創新。傳世作品有《杜鵑鸚鵡》、《白鷹》等圖，藏上海中國畫院。一九八三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《江寒汀百鳥圖》畫冊。”

江寒汀是當代負有時譽的花鳥畫家。五十年代後期，上海中國畫院籌備期間，我們和江先生一起工作，他出謀獻策，愛院如家，有段時間，幾乎天天來，為了能讓畫師們看到禽鳥的姿致，遂在庭院中闢一角，布以鐵絲網籠，內有水池、樹木，養了八哥、寒雀、鴛鴦、花臉鴨，他不辭勞苦參與飼養。畫院組織畫師深入生活，寒汀先生是到農村中去次數最多的人，和種田的、養鴨的、撐船的廣交朋友，一點點隔閡都沒有。他師古人更師造化，所畫家禽野鳥，無不栩栩如生。張大壯畫師讚嘆說“寒汀筆下鳥，天下到處飛”。

寒汀先生喜歡有培養前途的青年，門生弟子多近百人，大多是店員、工人、學徒、手藝人和農民，兀是平平凡凡的老百姓，他不僅不計報酬，還要給清貧的學生送紙送筆。

對中國畫，江寒汀根基深厚，嫺熟“十八般武藝”，在教學中就顯露出來，他因材施教，循循善誘，任頤的、虛谷的、華岳的、林良的、呂紀的，甚至宋、元諸家的工筆花鳥畫，都能當場動筆，一一示範，繪畫技巧具有如此能耐，海上罕見。

《百鳥圖》長卷，是寒汀先生嘔心瀝血的精作，引首上葉恭綽題了“靈禽百態”。吳湖帆在卷末跋語中寫道：“吾友寒汀道兄性喜養禽鳥，紗籠列陳，不少百計。三十餘年之經

歷，凡各種鳥性，俱能稔悉，飛鳴宿食之態，盡在目中，更積三十餘年學畫之功力，一一寫之，摹之，傳之，章之。成畫卷十本，凡鳥百種，不獨生趣盎然，色彩煊爛已焉。”這是恰當的評語。是卷成於一九五三年，寒汀先生五十歲。

寒汀仿任頤、虛谷的畫，維妙維肖，大可亂真，連經驗豐富的鑑賞家，有時也能瞞過。癸卯（一九六三）夏，唐云在題《寒汀先生戲仿虛谷筆意》冊頁中跋云：“虛谷畫多枯筆澀筆，微乏豐潤之致。故友寒汀老兄偶擬其意，不僅得其筆法，華茂之氣，活躍紙上，有過虛谷。”虛谷畫多冷峭，是熟中生；寒汀仿作多一點腴潤溫麗，是生中熟，仿作中有“寒汀味”，具一定程度的再創造。

六十年代初，寒汀決心在自己厚實的基礎上尋求變法，還鐫刻了一批印石，將來鈐入新作，以示區分，可惜天不永年，寒汀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（農曆正月十三日）遽然與世長辭了。

魯迅說：“收存亡友的遺文真如捏着一團火，常要覺得寢食不安，給它企圖流布的。”現在，寒汀這團“火”，光亮出去了，願其發光散熱，去暖和這個茫茫的人世間。

一九九〇年國慶佳節

常熟，又名虞山，山色秀麗，風景清幽，前人有“十里青山半入城”之句來讚美虞山的景色。虞山也是歷代文化之邦，孕育了不少的傑出人才。如元代的黃公望，清代的王石谷都是我國古代傑出的山水畫家。清翰林學士邵松年題有“學道名邦”四字來稱道常熟。一九〇三年三月八日江寒汀就誕生在這個人傑地靈的虞山古鎮。

寒汀祖籍安徽，他的父親江錫洲先生中年定居常熟，從事醃臘業。錫洲先生性情豪爽，待人誠篤，交遊極廣。寒汀母親艾氏，世居常熟，生有兩子一女。寒汀為長，學名賡元，學畫後改名石溪，來滬時曾用過寒艇兩字，齋名枕流草堂，不久後改用寒汀、寒汀居士、江荻署畫。齋名亦改用“荻舫”兩字。解放後多署江漁、江上漁、江寒汀，偶而用江郎、江鴻及單一“鴻”字印，乃寓江鳥兩字之意。

寒汀和我是鄰居，小學時我們同班級，都喜愛繪畫，因之，每晚我們常在一起溫課，課後則一同畫畫至深夜始歸。在學校裏，常常得到老師的獎勵。初小畢業後，寒汀和我同考高小，同榜錄取。高小的繪圖課是水彩畫，但寒汀和我早已涉足水彩畫，課堂內容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，往往就自尋素材刻意描繪。江老先生看到寒汀對繪畫的愛好，當然很高興，但他認為做一個專業畫家一般都生活清苦，正如潤筆單上常寫的“鬻書”、“鬻畫”就是畫家的生活祇能喝粥，所以他鼓勵我們高小畢業後同去考蘇州師範，做個中學教師，生活上能有保障，教學之餘仍可在繪畫事業上做出成績，但寒汀對繪畫的決心從未動搖。因此江老先生讓寒汀從了一位常熟有名的花鳥畫家——陶松溪先生專心學習國畫。

一九二〇年寒汀和師弟沈肖琴隨陶先生同來上海，那時我已在商務印書館圖畫部工作，每逢星期天我們便隨先生到“九華堂”“朵雲軒”等箋扇店去看各名家陳列的作品。在陶先生的指導下，這一時期，寒汀十分鑽研。此次來滬，居留時間雖短短一年左右，但對寒汀來說是不虛此行的，他看到了海上諸家的作品，也觀摹到不少古代名作，接觸了各界人士，增長了見識，開闊了眼界，使他在藝術理論和藝術創作上，都有了顯著的提高，堅定了他對藝術的追求和信心，對他一生的繪畫事業起了巨大的影響。

次年，帶着決心和對藝術執著地愛的寒汀回到故鄉，我們即在師弟沈肖琴處設置了一個畫室，約師兄寶子玉一同切磋琢磨畫藝。有一次寒汀談起他領悟到陶先生所強調的“學畫要勾稿，要一絲不苟，一為鍛煉用筆，二為收集素材；以後創作就能得心應手……”等都是學畫時的重要過程，但在創作上就不能依樣畫葫蘆，一成不變，尤其在布局上，必



和蘇聯畫家在一起

須不落前人窠臼，纔能出奇制勝。因此他開始放開了手脚，大膽創作。可是當時常熟的求畫習俗，即便是成名的畫家，求畫者往往不送潤筆，所以寒汀的畫藝雖已成熟，但他的生活仍得依靠他父親。時隔不久，錫洲先生無意經營醃臘行業，同友人在上海合辦了一個花邊出口公司，寒汀再度隨父闖家遷來上海，立志投身於書畫工作。當時上海的許多箋扇店都訂有潤格，求寒汀畫者也相繼不斷，生活已能維持。他經常活躍於各書畫團體中，結識了海上的書畫前輩如高野侯、汪仲山等先生。也參加了老城隍廟的書畫善會，長期陳列書畫作品和舉辦展覽等活動，寒汀一登龍門，身價十倍，由此奠定了他畢生獻身於國畫藝術的基礎。

一九三一年，寒汀的父親患癱症過世，奉養母親及一家人的生活重擔，都落在寒汀一枝筆上。寒汀天性樂觀，從不向困難低頭。

寒汀一向虛心好學，博采衆家之長。他曾與山水畫家張石園先生鄰居，相交甚篤，他看到山水畫的奇峰怪石如能配在花鳥畫上可增加奇趣，因此就畫過一個時期山水，精研各種石塊的造型和皴法，此後他的花鳥畫在布局上果然變化多姿了。至於對前人包括宋、元、明、清諸家的畫法，他也都能出筆入神，有的作品甚至可以亂真，這已經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了。

寒汀性格內向，但他的喜好却是多方面的。除了書畫之外，他能製印、會刻竹、好



蘋果樹(攝影) 江寒汀



鷄、鴛鴦(雕塑) 江寒汀

攝影、懂音韻、愛雕塑、善飲酒，曾見他有一次酒後隨手畫了一幅水墨牡丹冊頁，帶着微醺題上“不飲一斗酒，寫花不精神”之句，在畫的下角鈐上一方“一月二十九日醉”的閑章。至於種花養鳥已成癖好，他對馴養野鳥，更有心得。我去他家時常見他不是對着籠鳥凝視入神，就是持弄着花木盆栽。他說畫鳥很難，鳥性多動，姿態靈活，祇憑過眼一瞬，記憶不深，必須朝夕觀察它飛鳴食宿的千姿百態，纔能形之於筆墨。畫花也是如此，要看生在枝頭的花朵，迎風招展，生意盎然的綽約風貌，從中體驗出花含苞到怒放的各種神態，然後出筆有據，形神兼備。所以前人說“寫生仿古兩不敢忘”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寒汀筆下的花鳥品種衆多而情態各異。上海畫院畫師張大壯先生讚譽他說：“寒汀筆下鳥，天下到處飛。”

寒汀藝術修養的淵博表現在悉心指導他的東床佳婿——著名竹刻專家李卓雲時更為具體，他由如何選材，如何製刀教起，把執刀，運力，刻劃的深淺，刀法的安排都細緻傳授和嚴格要求。刻畫要學畫，扇骨雖小，却要小中見大，紙上的墨中三昧要在竹面上充分表現出來。我曾見到過寒汀親手執刀示範。

寒汀不僅是一位藝術高超的畫家，還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。他教學生不強調一種風格，而是根據每個學生的特點，因材施教。目前他的門生中，如喬木、楊邨、郭鷹、富華、邱受成、房介復、孫悟音、錢行健、楊正新及已故的焦雨、江聖華等人的作品，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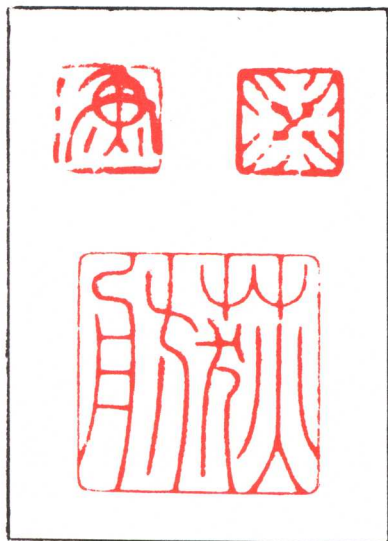
江寒汀用印

為北京人民大會堂上海廳作畫

都各有千秋，流派紛呈，享譽海內外。這與寒汀的教學方法分不開的。他的學生來自社會各個階層，可謂工、農、商、學、兵，男、女、老、幼、殘，來者不拒。曾經有過這樣一樁趣事，一九六〇年，寒汀假南京東路朵雲軒舉辦個人畫展時，有一個帶着紅領巾的小學生留戀於展廳數日不肯離去，實因無錢拜師學藝，乃哭求寒汀，豈知寒汀授業從不計束修，非但一口應允，還買了筆墨紙張贈送，可見寒汀的為人。已故著名山水畫家吳湖帆先生曾送他一幅對聯“一山桃李同時發，千里湖湘入興新”，寒汀的確為國家培養了許多國畫人才，真可謂桃李滿天下了。

一九四八年蘇州美術專科學校聘任寒汀為花鳥畫教授，一九五五年上海中國畫院建院聘寒汀為花鳥畫師，一九六〇年新上海美專國畫系聘任寒汀為花鳥畫教授。那時可巧我又和他在同一備課室，同桌對面備課，他還戲笑的說“我和你小時在一起學畫，老來還是在一起教畫”似若戲言，實說明他對同學的深厚感情，不異管鮑。

寒汀的作品，早年清雋秀麗，高雅靜美，透着江南水鄉靈氣。中晚年則刻意變法，用墨走筆、設色構圖都趨向於豪爽奔放，蒼勁雄健，揮灑自如，氣息酣暢。在他諸多的遺世作品中，最大的一幅為北京人民大會堂上海廳壁上所作的巨幅紅梅圖。還有為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五周年所畫的孔雀、雄鷹展翅，為李卓雲同志精心繪製的《靈禽百態》長卷，為中國化學工業社應蓀玲先生費了兩年時間繪成的一卷《百鳥圖》等。本畫冊所



江寒汀用印



賀一九六三年元旦(絕筆)

選刊的作品則更多的是選自他晚期未曾面世的心血結晶。其中，有一幅“紅梅臘嘴”冊頁是一九六二年底他病中為新民晚報所畫，作為迎接一九六三年元旦的賀禮（見一九六三年元旦該報），也是他畢生最後的筆墨。

正當寒汀在黨的關懷下，生活安定，創作條件優越，在藝術造詣上正臻成熟的時候，經醫生檢查，診斷為不治之症。但他沒有驚慌失措，利用僅有的珍貴時間去了一次在生前久慕的東山，又帶病拜訪了五岳獨尊的泰山，並去曲阜訪謁了孔廟、孔府、孔林等地，又到了一次浙江杭州的西子湖及錢塘江觀潮等處，所到之處都留下了他不少的丹青手迹。他又戀念故鄉常熟，對故鄉作了一次最後的看望，回上海便手不停筆的作畫，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裏，畫了近百幅充滿新意的佳作，意欲六十歲後，再次展出。

一九六三年二月六日，農曆正月十三日凌晨，海上著名花鳥畫家江寒汀與世長辭了。寒汀生前曾任上海市第二、三屆政協委員、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、上海市美術家協會理事。寒汀雖然離去，但他的鍥而不捨精神，諄諄育人的風格，勤奮工作的態度和留下的精彩作品將與世共存，寒汀一生對藝術事業所作的貢獻是永不磨滅的。

目 錄

- 一 秋柳鳴禽 (108.5×51.5厘米)一九五三年
- 二 迎風旋舞 (103×40厘米)一九五二年
- 三 育 雛 (96×49厘米)一九五四年
- 四 鐵樹火鷄 (150×81厘米)一九五四年
- 五 春江水暖 (160.5×70.2厘米)一九五六年
- 六 雙 鴨 圖 (66.8×69.4厘米)一九五四年
- 七 芭蕉鸚鵡 (69.5×69.5厘米)一九五四年
- 八 四喜迎春 (93×36厘米)一九五六年
- 九 杏紅燕紫 (100×52厘米)一九五六年
- 一〇 羣 雀 圖 (79×137厘米)一九五六年
- 一一 和 平 (51×90厘米)一九五三年
- 一二 蕉蔭奔鷄 (139×68厘米)一九五六年
- 一三 柳 鴨 圖 (100×54厘米)一九五七年
- 一四 醉 春 (132×57厘米)一九五七年
- 一五 磐石松壽 (173×96.5厘米)一九五七年
- 一六 恬 美 (135×48厘米)一九五七年
- 一七 靈石鳴禽 (135×67厘米)一九五七年
- 一八 錦 鱗 (70×67厘米)一九五七年
- 一九 秋塘野禽 (247×124厘米)一九五七年
- 二〇 向 日 葵 (174×97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二一 楓葉竹鷄 (136.5×58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二二 五 瑞 圖 (80.4×43.8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二三 秋 聲 (93.5×52.5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二四 春 色 (119×46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二五 風雨蕉叢 (195×135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二六 石榴雙鳥 (69×42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二七 羣 鴿 圖 (103×65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二八 橋畔寫生 (150×71.5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二九 翠羽銀花 (139.5×67.8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三〇 時 鮮 (99.5×69厘米)一九五八年
- 三一 晨霧雙鳩 (50×36厘米)一九五八年

- 三二 蓼花鴛鴦(132×65厘米)一九五九年
三三 杜鵑鸚鵡(136.2×67.5厘米)一九五九年
三四 菜場所見(113×81厘米)一九五九年
三五 靜 觀(91×46厘米).....一九五九年
三六 松蕉棲鳥(119×60厘米)一九五九年
三七 花叢學語(134.5×66.5厘米)一九五九年
三八 寒天秀色(139×56厘米)一九五九年
三九 冬 韻(136×55厘米)一九五九年
四〇 西山牡丹(106×59厘米)一九五九年
四一 秀 色(69.5×49.5厘米).....一九五九年
四二 竹石雙兔(118×69厘米)一九五九年
四三 葡萄架下(78.2×49.5厘米).....一九五九年
四四 聽 泉(135×66厘米)一九五九年
四五 春柳鴛鴦(138×58厘米)一九五九年
四六 鷹 雀 圖(137×69厘米)一九五九年
四七 荷塘鳴禽(227.5×75厘米)一九五九年
四八 鬥霜傲雪喜迎春(142×72.5厘米)一九五九年
四九 水仙紅葉(137×58厘米)一九五九年
五〇 桐蔭雙棲(118×40厘米)一九五九年
五一 寒梅飛鳥(61.5×66厘米).....一九六〇年
五二 絲瓜秋蟲(95×43厘米).....一九六〇年
五三 捕 雀 圖(132×70厘米)一九六〇年
五四 欲舞先歌(130×64厘米)一九六〇年
五五 孔雀山茶(173.2×97.5厘米)一九六〇年
五六 折枝牡丹(50×40厘米).....一九五一年
五七 蝴蝶萱花(53.2×47.5厘米).....一九六〇年
五八 葡萄山雀(69×48.5厘米).....一九六〇年
五九 葫蘆小鳥(69×46厘米).....一九六〇年
六〇 葡萄鬥禽(69.5×47厘米).....一九六〇年
六一 喜鵲登枝(71.5×45厘米).....一九六〇年
六二 枇杷小鳥(67.8×44.2厘米).....一九六〇年

六三	清 幽 (70×50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六四	竹 雀 圖 (39×47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六五	八哥絲柳 (52×61.8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六六	賞心悅目 (46×53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六七	送 春 歸 (133.5×65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六八	喜報花開朵朵紅 (111×53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六九	山澗馬鷄 (138×69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七〇	歸 來 (82×42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七一	溪邊白鵝 (97×55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七二	顧 盼 (88×42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七三	紫藤山雀 (70×43.5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七四	柳蔭雙鷺 (124×97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〇年
七五	河蕩驚鴨 (92×69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七六	翠柳雙鳥 (119×46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七七	蘆汀雉鷄 (119×46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七八	幽谷鳴禽 (110×59.5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七九	雨 歇 (78×44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八〇	雉 鷄 (119×46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八一	柳蔭對語 (119×46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八二	爭 鳴 (119×46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八三	青松馬鷄 (128×54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八四	石巔清唱 (86×59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八五	葫蘆天牛 (85×59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八六	凝 視 (93.5×60.5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八七	餞 春 (69.6×57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八八	錦 鷄 (119×46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八九	鳴禽唱和 (68.5×52.5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一年
九〇	雄 視 (119×46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二年
九一	荷香鳥悅 (119×46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二年
九二	迴 翔 (119×46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二年
九三	夏 意 (119×46厘米)·····	一九六二年

- 九四 回 眸 (116×46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九五 護 雛 (180.5×68.5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九六 傲 (69×41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九七 竹石雙鳥 (78×50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九八 枝頭翠羽 (69×45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九九 清晨對語 (70×47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〇〇 幽竹雙禽 (70×45.4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〇一 蕉石幽禽 (86×59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〇二 對 鵝 圖 (119×46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〇三 白 鷹 圖 (117.5×45.8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〇四 蕉叢燕語 (119×46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〇五 秋 鷹 圖 (135×68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〇六 布谷鳥又叫了 (96.5×51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〇七 水墨牡丹 (115.4×55.4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〇八 紅葉棲禽 (119×46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〇九 紅葉山雀 (101.5×48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一〇 杜鵑雪羽 (24×50厘米)未 詳
- 一一一 板栗鳴雀 (24×50厘米)未 詳
- 一一二 松鼠新笋 (24×50厘米)未 詳
- 一一三 竹石小鳥 (24×50厘米)一九六〇年
- 一一四 紫薇山雀 (24×50厘米)未 詳
- 一一五 錦屏紫綬 (24×50厘米)一九五三年
- 一一六 紫藤小鳥 (24×52厘米)未 詳
- 一一七 紅葉驚蟬 (24×50厘米)未 詳
- 一一八 松鼠葡萄 (24×50厘米)未 詳
- 一一九 魚 樂 圖 (23.5×50.5厘米)一九六〇年
- 一二〇 梅竹小鳥 (24×50厘米)一九六一年
- 一二一 壽桃山禽 (24×50厘米)一九六二年
- 一二二 畫 扇 骨 (一)
- 一二三 畫 扇 骨 (二)



癸巳新秋
寒江作
北海上
畫于
城邊



得自老弟屬擬林良筆

壬辰臘八錢江鏞下筆

